

## 思露 花语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而只有抢抓时间，分秒必争，才是对当下的珍惜和对生命的珍重。

人生只有一次，怎么度过一定要清醒：只说该说的，而且要好话好说，能做该做的，而且要做好事，如此才不会给自己留憾。

锦言，话里话外，是真情，更有美意；睿语，字里行间，是精思，更有妙悟。

容忍，作为一种素养，忍就要能容：其既要宽容，更能包容，如此方可做到容让和忍耐。

勇敢和勇气，作为一种品格，所体现出的是一种精神；果敢和果断，作为一种品行，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力量。

在经受吃苦耐劳的种种考验中，只有吃得苦越多越大和耐得劳越繁越重，才可能会有劳苦功高的人生。

面对大山，翻越为攀高，攀高为登顶，然而登顶决不会居高不下，其真正的目的是：攀高是为了历练坚忍不拔的精神，登顶是为了领略高瞻远瞩的境界。

真正的思想者，善思不仅有共通、共情的思维，妙思更有独立、独特的思考，所以从来不做传声筒，更不会做应声虫。

决断必需果断，否则犹疑不决，其举棋不定之时，机遇往往擦肩而过。故如此反复无常，再多的希望最终也都会成为无奈的奢望。

被人欣赏，则会活得快慰，故令人珍惜回味；被人赞赏，则会活出快意，故让人珍重玩味。

性子急，一触即发，怎么会蓄势待发；样子丑，不堪入目，怎么能掩人耳目。

身处困境，敢挣脱的是志者，能超脱的是智者，而求解脱的是弱者，想逃脱的则是庸者。

文/巴特尔

### ● 小镇往事

## 喊街

文/齐永平

也只有暖水镇这样巴掌大的集镇才能“喊街”。

再大些就是城市，城市集会肯定不会打发一个人转街道去口头通知。再小些是村，零零散散几十户人家，形不成街道阵势，站在高处喊一嗓子，全村都听得见，没必要打发人绕村子去转悠。暖水镇有三道街，百十户人家，转一遍下来不到半个时辰，正好是一个人的营生。

喊街人叫智安泰，人们称他智老汉，我们叫他智大爷。他独身一人，五保户，公社每个月发几块钱的生活费。领了钱就得做营生，没有一个固定职业，就给公社打杂、打扫街道、喊街什么的，扮个忙来用的角色。

智大爷喊街的家什是一面铜锣和一个白铁皮话筒子。那面铜锣已经出现裂纹，因此就不敢使劲地敲，不太清脆的“当当”声，夹杂着沙哑的破音，几乎没有余音缭绕，有如唱腔前短促的过门一般。敲锣的小木槌前端塞了些棉花，用一块红布包裹着，就像红巾军头上扎着的那块包头布一样，年头长了，已经分不清是红色还是黑色。话筒子已经没有了白铁皮的本色，与使用多年的火炉筒子一个样，变成褐色了。喊了多少年，不管后面的内容是什么，前面的这句总是一成不变的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——”。这样的称谓精辟准确之至。镇上不分男女老少，也就是家属、干部和社员这三种身份，除此之外，还有那么几个闲杂人员。比如他本人，既不是干部，也不是社员，更不是家属，只是一个五保户，无职业者，经常被人们忽略，甚至，连他本人也常常把自己给忽略了。

听得最多的是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，今儿黑夜在公社大院开会了——”或者是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，今儿黑夜在车马大店开会了——”。

那个年代会多，隔三差五地开会。传达精神，布置工作，学习“语录”，忆苦思甜，批判斗争。那些久远的会议，恍如隔世。

喊街过后，人们三三两两走向会场。夏天，公社

大院吊个马灯，高悬的马灯下人影幢幢，台上的人口若悬河，台下的人昏昏沉沉，久了便有人交头接耳。开会，本来是大人们的事，却有孩子们来凑热闹，在座位间来回窜，也无人赶撵。马灯不甚亮，却吸引着成群的飞虫萦绕，不断地有飞虫撞在玻璃灯罩上，被弹了回来，又有飞虫撞上去，如此往复，前赴后继。看飞蛾扑火，可怜蚊虫渺小无知。多年以后回望往事，人们才会发现自己比蚊虫强不了多少。

冬天开会，在车马大店。一进两开，留了过道，是四面大炕，来客自带行李，自备米面，有一些锅碗瓢盆可用，住客多了，得轮流着自己做饭。开会的时候，炕上坐的、地下站的，男人们抽旱烟，女人们嗑瓜子，交头接耳，间或几声鼾声响起，嗡嗡嚶嚶，杂乱无章，烟味、汗味、屁味、汗脚味，五味杂陈。有一次开会，是批斗富农吕三换，众人七嘴八舌数说他新中国成立前买房地、请长工、雇短工的事，有人说着就跑了嘴，民国三十六年遭年馐，不要是人家吕掌柜收留，我爷爷怕是要饿死了。主持人一听跑了题，批判斗争成了评功摆好，赶紧打住。也有好事者，一个住客车馆，听众人的发言东一榔头西一锤子，说不到点子上，便从角落站起来插一杠子，声色俱厉地批判发言，说了半天，牛头不对马嘴，原来他批判的是李三换。众人晒笑一遍，作鸟兽散。

智大爷身材矮小，精神矍铄，是个勤快的小老头。每天早晨，大多数人还在梦乡，他已经开始扫街。他使唤的扫帚格外长，立起来，差不多是他的两个身高。那大扫帚一下一下地颤抖着掠过街面，他有些吃力，却不停不歇。智大爷扫街费扫帚，因此他自己扎扫帚。秋天，他到偏僻的沟渠收割长势高大的苘箕，一背一背地背回来，立在墙角晾干。空闲的时候扎扫帚，扎扫帚的工具是一个木头楔子，尖角，平端，尾端很大，像犀牛角。扎扫帚的时候，他把苘箕塞满了箍圈，楔子插进去，在石头上踱，踱出空隙，再插一

把苘箕，再踱，紧实了，把修好的扫把踱进去，一把扫帚就做好了。就因为他有那个踱扫帚的木头楔子，街上人家总是请他做扫帚。

雨天过后，车碾、人踩，街道上坑坑洼洼，智大爷抄一把方头的铁锹，铲高垫低，修修补补，街道复又平平整整。夏天的午后，热浪翻滚，他拿铁锹从水道上撩水，洒到街面上，瞬间，便是凉风扑面，清爽宜人。有知书识字者走过，感叹说，清水洒街，黄土垫道，这可是往昔皇上出行的阵势。

冬天，下雪了，智大爷不等雪停就在街上扫雪。一身黑衣在漫天飞雪中朦胧可现，再加上斑驳的树干、飞翘的檐角，倒可构成一幅水墨画，就叫做“风雪扫街图”。有智者说他，何不等风停雪住了再扫？你这下了扫，扫了下，是不是光棍老汉的力气无处使？智大爷说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雪不厚，连扫带搨，也就是一个人的营生，等雪积厚了，人出来一踩踏，我老汉可就拾翻不动了，好像整条街都是他的，可惜，那时候也没有“街长”这么一说。

镇上人家养的鸡儿、猪儿，秋收一过就放开了，在镇外的庄稼地里，猪往前拱，鸡往后刨，四处觅食。开春，到了播种季节，该把猪儿鸡儿圈起来了，智大爷又开始喊街了：“家属干部社员同志们，快把鸡儿猪儿圈起来啦……”。

还有些事，诸如卫生检查打扫街道呀、孩子们集中打防疫针呀、旗里的乌兰牧骑要来演出呀，就这么些零零碎碎的事儿，智大爷敲几声锣，喊几嗓子，喊声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循着那几道街、几条巷走了。

智大爷的嗓音有些磁性，声音虽不高亢，却很饱满，那独特的喊街声在小镇的大街小巷萦绕了廿多年。如果他老了，喊不动了，换个人来喊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又一种风格。没有人接他的班，在他60多岁的时候，镇里建立了广播放大站，两个大喇叭高高地绑在树干上，自从有了大喇叭，就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敲锣声和喊街声了。

### ◎ 书单



## 《怦然心动：我的告白折纸书》

作者：徐 静

出版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（2019年版）

告白一词，最早来源于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，有“报告，汇报”之意，后来逐渐演变为：“向爱慕之人表达心意”的意思。矜持如古人，告白的形式也有很多，比如隐匿于文字之中的诗情，绣于荷包、香囊之上的画境。羞涩的假意掉落一方手帕，豪放的可以掷果盈车。告白需要真诚和惊喜，才能铭记一世；爱情需要滋养和长伴，才能心动一生。用一张张缤纷艳丽的彩纸，折叠出想让人看懂的心意；用一句句暗藏其中的情话，传递出语言之外的心思。“你的每一次怦然心动，都是我最想要的回答”。

折纸“情书”《怦然心动：我的告白折纸书》将“告白心意”完美融入“折纸手工”，按照“恋爱进程”将全书分为暗恋、告白、陪伴，其中包含立体心、戒指、玫瑰、摩天轮等众多创意告白折纸作品。每个作品都提供对应的告白情话和唯美插画。作品完成后，会将告白情话和插画巧妙地隐藏其中。该书将告白与折纸相结合，在折纸过程中，既有情感的投入，又有手作时的乐趣。简单的纸，也能传达出内心深处的爱恋。



## 《七侯笔录》

作者：马伯庸

出版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（2019年版）

这是一段关于文人的壮丽传说。几千年来，每一位风华绝代的文人墨客辞世之时，都会让自己的灵魂寄寓在一管毛笔之中。他们身躯虽去，才华永存，这些伟大的精神凝为性情不一的笔灵，深藏于世间，只为一句“不教天下才情付诸东流”的誓言。其中最伟大的七位古人，他们所凝聚的七管笔灵，被称为“管城七侯”。一位不学无术的现代少年，无意中邂逅了李白的青莲笔，命运就此与千年之前的诗仙交织一处，并为他开启了一个叫作笔冢的神秘世界。七侯毕至之日，即是笔冢重开之时，历史秘辛纷叠而至，诸多传闻、掌故以及沉积于历史底部的线索汇聚一处，古今彼此关合甚至超越了时空之限。

这是《七侯笔录》讲述的故事，其作者马伯庸说：“中国有那么多惊才绝艳的文人墨客，有那么多璀璨深厚的文艺作品。笔冢主人把才情炼成笔灵，是美好的希冀。对我的创作生涯来说，《七侯笔录》就像它的主角罗中夏一样，是一部幼稚、不成熟的中二作品，但这其中，蕴含着我对文学的初心，以及不可追回的少年意气。”